

万年恩仇牵起一段千古传奇 ● 千锤百炼造就一位亘古巨子



波澜壮阔的宇宙世界、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天马行空的神奇想象，
带给你不一样的玄幻世界。

看过《斗破苍穹》的你，一定觉得还不过瘾，
且看《笑傲苍穹》里平凡小人物如何改变命运、鏖战宇宙、缔造传奇！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笑傲苍穹:全 2 册/神子小飞著. —北京:中国华侨
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7-5113-4279-9
I. ①笑… II. ①神…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86057 号

●笑傲苍穹(全 2 册)

著 者/神子小飞
出版人/方 鸣
策 划/周耿茜
责任编辑/文 喆
责任校对/王京燕
装帧设计/顽瞳书衣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32 字数/610 千字
印 刷/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3-4279-9
定 价/48.80 元 (全 2 册)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 (010) 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 (010) 64443051 传真: (010) 64439708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oveaschin@sina.com](mailto:oveaschin@sina.com)

目录

- 第 一 章 魂魄轮回
- 第 二 章 生死决战
- 第 三 章 诉说恩怨
- 第 四 章 禁域生存
- 第 五 章 前果后因
- 第 六 章 花香袭人
- 第 七 章 初试炼药
- 第 八 章 黄雀在后
- 第 九 章 分个输赢
- 第 十 章 选拔比赛
- 第 十 一 章 激烈战斗
- 第 十 二 章 比赛落幕
- 第 十 三 章 初入道府
- 第 十 四 章 暗夜苦修
- 第 十 五 章 成就丰硕
- 第 十 六 章 神光出现
- 第 十 七 章 狂野战斗
- 第 十 八 章 时空之窍
- 第 十 九 章 宇宙残诀
- 第 二 十 章 尊眼漩涡
- 第 二 十 一 章 初进幻林
- 第 二 十 二 章 飞烟发飙
- 第 二 十 三 章 丰厚奖励
- 第 二 十 四 章 渡劫升级
- 第 二 十 五 章 浩瀚宇宙
- 第 二 十 六 章 入号选拔
- 第 二 十 七 章 风波跌宕
- 第 二 十 八 章 秘密会谈
- 第 二 十 九 章 调虎离山
- 第 三 十 章 苍寥古墓
- 第 三 十 一 章 神秘雕塑

第一章 魂魄轮回

深邃的天空中，一朵乌云浓黑得恐怖，在它的周围一片片微黑的残云纷纷涌来。起初，乌云只是缓慢地移动；只是一刹那，就像是时间长河里的一滴水珠的弹跳一般，乌云疯狂地涌动，风驰电掣般奔向位于中心颜色最黑的乌云。最后，周围的乌云汇聚在一起围绕着中心的乌云猛烈地旋转起来。此时，只听见天地间一声亘古的巨响，一道巨大的闪电劈在那些扭作一团的乌云上。顿时，乌云变成了一点，化成了一颗晶莹剔透的圆珠，里面有一丝黑色在游动，似乎想破壁而出，但受到了某种神奇力量的阻扰。

一股仿佛来自千百万年前的风轻柔地吹来，静止的圆珠随着风的吹动缓缓地拉着长长的弧线从上往下漂移，掉落在漆黑得无边无际的大地上，“咔嚓”，犹如人的骨骼被粉碎的声音，大地上出现了千百万条的裂痕，裂痕一直延伸到天地交接处，消失于虚无。只见，被裂响震得支离破碎的圆珠里闪烁出一点微弱的蓝光，就在那一瞬间，蓝光猛然放大照亮了所有的裂痕，连天空都被渲染成了深蓝色。蓝色渐渐地变弱，最后出现在裂痕中心处的竟然是一个小孩。

小孩约有三四尺高，全身的皮肤洁白如雪，只是蓝色的长发一直垂到地上，眉心处一颗蓝色的六角星闪烁着蓝光，双眼呈现透明的黑色，他蹲坐在裂痕的中心处，看着这个陌生得可怕的世界，微微地一笑，只见蓝光再次闪耀，照亮了千百万条的裂痕，那些裂痕居然开始像人的伤口慢慢地愈合起来。待大地恢复到原状，小孩已不见踪影，只留下蓝色的微粒在幽黑的夜里漂浮着。

高大的玉石阶上，一男子身穿宽大的蓝色衣袍，衣袍上镶嵌着十六颗蓝色的玉珠，在黑夜中闪着奇特的蓝光。他静静地伫立在最高的一阶玉石上，头颅微抬，面目深沉，遥望着美丽的星空。一颗六角形的蓝星在夜空中显得特别的独特。

“我的儿，该来了！”悠长而苍凉的声音，仿佛来自深渊，在玉石阶上久久地飘荡着。突然间，夜空中一道蓝色的闪电横贯而过。庞大的蓝色漩涡如同瀑布般从天上倾泻在玉魂殿的六角蓝星上，蓝星光芒大现。

魂颜凤哈哈大笑起来：“想不到吧，魄流炎，魂星陨落之日便是你魄胆界从苍寥黑洞中消灭之时。”他蓝色的长发在风中飘逸地飞舞着，玉魂殿随着他的笑声上下摇动。片刻后，黑夜中只留下蓝色的涟漪，就像是一颗石头投进了蓝色的湖泊里，魂颜凤的身影已消失不见。下一刻，他的身影就出现在通体玉蓝色的王座上，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魂王，好消息，好消息！”一位长发浓黑，面目皎洁，身穿蓝色铠甲的将军步伐急促地跑过来，他单膝跪地，脸上挂着喜悦的表情，像春天盛开的一朵百合花一般，容颜标致得能让所有的女子窒息。魂王手指微动，蓝色的戒指闪烁着一明一暗的蓝光，嘴角呈现一丝若隐若现的微笑，但又夹杂着一丝阴魅。

“我已经知道了，风鹰，你退下吧！”苍凉的声音里透着一股令人不可抗拒的威严，听上去让人心里发寒。“是！”风鹰铿锵有力地回答道，随后站起身庄重地向殿外走去，步伐紧凑，但仔细地一瞧，能瞧出他的身体略有些倾斜的破绽。

魂颜凤望着风鹰渐渐远去的身影，双眼微眯，心里似乎在思索着什么。

他缓缓地从蓝色王座上站立起来，一位身穿粉蓝色轻纱的侍女慢移莲步走来。魂王眼睛微动，只见侍女稍微地躬身向前，轻盈地说道：“恭喜魂王喜得贵子！”魂王霍地站起，快速脱下身上深蓝色的战袍。他急不可待地奔出玉魂殿，踏上悬浮在半空中的蓝色玉石梯，进入蓝瑶宫中。

蓝瑶宫中，宽大的蓝白色纱床上，蓝瑶脸色苍白，香汗淋漓，但她清秀的脸颊上却带着一丝超然脱俗的微笑。她用修长的手抚摸着怀中婴儿蓝色的长发，眼神中充满了温柔和慈祥。

不知何时，魂颜凤已出现在纱床旁，他苍凉的声音中此时多了些细细的柔情：“瑶儿，让你受苦了。”

“没事，颜凤，这点苦不算什么。”蓝瑶幸福而甜蜜地笑道。

“来，瑶儿，让我抱抱咱们的儿子。”魂颜凤轻柔地请求道。

“嗯。”蓝瑶轻轻地将儿子递给魂颜凤。就在魂颜凤接过儿子的一刹那，只见婴儿眉心处的蓝色六角星亮起，紧接着蓝色的长发飘舞而起。远处，玉魂殿中有十六道蓝色的光柱散发而出，那蓝光极其强烈，连魂元界的虚空都被照得通亮。

在一个四面怪石嶙峋的石洞里，少年的惨叫声一声紧接着一声刺耳地响起。石洞的周围点燃着三千只紫色古灯，火焰的颜色竟然是深紫色，照得漆黑的石洞都成了一片紫色。只见一位赤身裸体的少年，双眼血红，紫色的长发在奇异的紫火中向上直立，左右摇摆，他用手竭尽全力地抓着胸膛，胸膛上顿时留下数十道深深的血痕，从血痕里紫色的血液刚溢出，就被紫火蒸发了，在火焰外延形成一片紫色雾气。但随着紫火的淬炼，那些血痕很快地愈合起来，待到最后，紫火居然一下子钻进了少年的身体中，他的胸膛上赫然显示出一条紫色的符文，那紫色的符文竟然是一个“魄”字。

少年的身旁此时正伫立着一位身材高大的男子，他身披深紫色的长袍，身体被包裹在长袍里，根本看不清他的面貌。他的声音犹如女子的声音，细小但不失尖刻，听上去让人心里直发毛。

“呵呵！烟儿，你的魄体已淬炼成了。”魄流炎微启嘴唇，深紫色的长袍飘起。

“多亏了父亲的浴心魄火，烟儿才修炼成魄体。”飞烟双膝跪地，满怀虔诚地说道。

“烟儿，你虽然已经修炼成魄体，但千万不可自傲，只有不断强化体质，从苍寥黑洞中吸取大量的魄气，在体内凝聚成魄胆，方可笑傲苍穹。”深紫色的长袍飘起，男子的面目清晰可见。男子眉毛浓黑，双眼炯炯有神，但眼睛中时不时地闪过一丝紫色。脸型棱角分明，皮肤黝黑，在紫色古灯的照耀下显得特别妖异。他慢慢地扶起飞烟，眼神坚定而冷厉，他将紫色的长袍轻轻地披在飞烟的身体上，紫光一闪，两人不见，石洞里的紫灯瞬间熄灭。

在遥远的星空中，悬挂着长约十万丈的蓝色河流，河流在星空中倾泻着，远远地望去，就像是漂浮在星空中一袭蓝色的长纱。在蓝色的河流中漂浮着一座庞大无比的蓝白色宫殿，河流不停地奔息，但宫殿却纹丝不动，宫殿上刻着三个醒目的大字“苍寥宫”。

在宫殿中，一个成六角形的蓝色祭坛不停地散发着耀眼的蓝色光芒。在祭坛的每一角都端坐着一位老人，只见他们手指舞动，蓝色的能量带穿插交错，最后汇聚在一起，凝华为一团液体，液体里面蕴藏着巨大的能量。液体缓缓流进中心处的小蓝色六角星处，跳动了一下，然后就消失了。

“你来了！”雄浑的声音如同铜钟的回响，一个须发皆蓝的老人嘴唇微动。

苍寥宫的空间中出现一道蓝色涟漪，魂颜凤身披蓝色战袍出现在宫殿中玉蓝色的长石道上。

“咦。”魂夜阑觉察到一丝异样，他双眼精光直射在魂颜凤的蓝色战袍上，感觉到一股脱胎换骨的气息，就像刚出生的婴儿，鲜活而清新。

“父亲！儿子有事相报。”

“说。”魂夜阑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魂星陨落了。”魂颜凤淡淡地回应。

“什么。这是真的吗？”魂颜凤没想到自己这么一说，竟然惊动了其他的魂元界元老。

“各位元老，这是上天厚睐我们魂元界。魂星陨落，便能振兴我们魂元界，然后我们就可以一举消灭魄胆界，一统苍寥黑洞。”魂颜凤满怀激情地说道。

“放肆！”魂夜阑勃然大怒道。

魂颜凤胆怯地往后挪了一步，他不知道自己说错了什么，竟惹得父亲如此大怒。

“颜凤，你有所不知。五万年前，我们魂元界伟大的祖先魂寂在创造魂元界的时候曾预言，如果有一天魂星陨落了，那么之后的一万年以后，苍寥黑洞将面临前所未有的灾难。所

以，为了尽量抵消这场灾难的损失，魂元界的六大元老商议决定用自己的寿命及其魂力锻造出魂种。一万年来，我们六大元老在苍寥宫中毫不间断地锻造着魂种，然而我们的寿命即将走到尽头，还有五千年，我们六大老老的骨骼血肉将会融化，连带着魂力一起化作尘埃，完成锻造魂种的最后一步——魂归宗元。那么在灾难到来之时还可以借着魂种的越化功能越化到天地黑洞中，寻找一处安静之地，重新创造魂元界。”魂夜阑意味深长地讲述道。

“灾难？！父亲，魂元界到底会面临什么灾难？”魂颜凤心生恐惧地询问道。

“苍寥祭咒。”魂夜阑的脸上涌现出几分慎重。

“难道是传说中的苍寥祭咒吗？这怎么可能？”魂颜凤满脸疑惑。

“颜凤啊，你的境界还太低。苍寥黑洞不过是宇宙中的一颗微粒，而黑洞是由宇宙大爆炸之后的一片碎片慢慢衍化而成。黑洞又是由无数的界体组合而成。就像我们苍寥黑洞是由魂元界和魄胆界组成，像我们这样的黑洞只能称得上是微级黑洞，而更庞大的黑洞就不只是由一两个界体组成了。黑洞的级别依次分为微级、小级、中级、高级、超级。当每一个黑洞中有一颗星辰降落时，便有一场祭咒灾难降临。而灾难降临时，黑洞里所有的界体都将会消失，在一百万年之后重新产生新的界体。到那时，黑洞的级别便会升了一级。也就是说，当苍寥祭咒降临之后，魂元界和魄胆界都将面临消失的命运。而在一百万年之后，苍寥黑洞将会诞生更多的新的界体。”魂夜阑的声音在苍寥宫中回荡着，仿佛来自星空深处神灵的召唤。

魂颜凤听得目瞪口呆，仿佛若有所思。

“照父亲所说，魂星的陨落，给我们带来的是毁灭性的灾难。”魂颜凤心中略带怀疑：他心想自己的儿子刚降生，就要背负莫大的罪名，不免感到心酸。

“不能说全是。虽然每一颗星辰的陨落都会给黑洞带来祭咒一样的灾难，但紧随其后的就是神体的转世或者是黑洞之体的转世，也可能是宇之体或者是宙之体的转世，我们称之为体质轮回。”魂夜阑若有所思地回答道。

魂夜阑回想起自己曾经听祖先魂寂讲过的一番话，停顿了一会儿，然后继续说道：“根据《魂史》记载的说法，神体转世者能够在黑洞经历过祭咒灾难之后帮助界体越化到另一个黑洞中，重新建立界体；黑洞之体转世者能够帮助黑洞在短时间内升高宇宙级别；宇之体转世者能够掌握空间的力量随意制造、毁灭、挪移黑洞；宙之体转世者能够掌握时间的力量随意改变时间规则。据说宙之体转世者，能够将黑洞中界体的祭咒灾难的到来时间给改动，从而躲过一劫。”

魂颜凤听得魂不守舍，浑身如同过了一道闪电，他没想到自己竟是如此渺小，不过是宇宙中沧海一粟。

“颜凤，你可给我的孙子起了名字？”魂夜阑的声音变得慈祥起来。

“父亲。暂时还没有。”魂颜凤轻声回答道。

“依我看，就叫魂玉吧。”魂夜阑思忖了片刻，喜悦地说道。

“是，父亲。”魂颜凤郑重地回答道。

“颜凤，五千年以后，你再次来到这，便可以得到魂种。现在为父传授你魂种心诀，到祭咒灾难到来时，魂元界的生死存亡的重担将落在你的肩上。”话落，只见一道蓝光一掠而过。

一行蓝字闪现在魂颜凤的脑海中：开天辟地，宇宙洪荒。黑洞祭咒，乾坤颠倒。魂种融化，界体越化。魂颜凤在心里默念了一遍，便觉得一股寒力透心而过。

“你可以走了。”魂夜阑声音突然变得僵硬寒冷。

“告辞，各位元老。”说完，蓝光一闪，魂颜凤从虚空中遁走了。苍寥宫中留下一道蓝色的涟漪。

“大元老，刚才，你为什么没有告诉颜凤魄胆界的秘密？这对颜凤应该很重要。”靠近魂夜阑右边的一位元老不解地说道。

“二元老。他们迟早都会见面的，这些东西还是留给后代们自己去发掘吧。他们太稚嫩，

需要磨炼。”魂夜阑意味深长地回答道。

话落，苍寥宫再次恢复到了死一般的寂静。

魄流宫中，魄流炎神色暗动，他手指轻轻地敲在红褐色王座的扶把上，心里在思考着什么。

“烟儿，为父恐怕要离开一段时间。”魄流炎压低着声音说。

“父亲，你要去哪里？”飞烟心慌地问道。

“勿要多问。烟儿，为父将会给你一本修炼魄体的心法，你要好生修炼，将来必成大器。为父此去，不知要多长时间。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内，魄胆界一切事务将由六大执权元老处理，你只需潜心修炼心法。”魄流炎顿了顿衣袖，一道红色的流光在空中划过，只见一本红色封皮的书已出现在飞烟的双手中，书本上闪烁着四个红色的大字“天魄心法”。

“烟儿决不会辜负父亲的期望，我一定会勤加练功。”飞烟壮怀激烈地答道。

飞烟刚说完，只见红光一闪，空气中留下一团红色漩涡，魄流炎已消失不见。

下一刻，魄流炎的身后跟着四位身材高大、红光满面、紫发长披的男子，他们的战袍颜色各异，分别是黑、赤、灰、紫。其中一位身披黑色战袍的男子，嘴唇下一撮黑须飘动，身上能量暗动，他双手行礼，柔和得如同春风般的声音响起：“魄王，不知召见我们四大魄将何事？”

“四大魄将，此次你们要随同我一同前去‘阑珊天’，据《魄史》记载，阑珊古灯最近要出世，我们一定要捷足先登。”魄流炎郑重其事地说道。

“什么？阑珊古灯！”四大魄将同时睁大了眼睛。

“对。想必你们也知道阑珊古灯的威力，我们魄胆界志在必得，但此番过去，必定凶险极多。我召集你们四大魄将前来，需要开启‘无量天魄阵’，以打开通往阑珊天的通道。”魄流炎解释道。

说完，魄流炎双目紧闭，手指结印，一个深紫色的“魄”字脱口而出，由小变大，四大魄将身影晃动，四种颜色的能量球冲天而起。霎时，魄字颜色瞬变。远远望去，浩瀚的星空中蓝色界体和紫色界体中间，有一团巨大的漩涡出现，一个大的紫色光点一闪而逝，顷刻，四个不同颜色的光点紧接着一闪而逝，漩涡也消失不见。

“报告魄王，阑珊天有奇光出现。”风鹰跌跌撞撞地闯进玉魂殿。

“莫急。召集四大魂影师前来，即刻前往阑珊天，我们一定要抢在魄胆界之前得到阑珊灯。”魂颜凤丝毫不乱地吩咐道。

“是。魂王。”风鹰答道。

风鹰手一挥，一阵闪着银白色的小旋风刮进虚空中，旋即，空气中出现四道一模一样的人形皱纹，却看不到真实的人体。

“魂王。”“魂王。”“魂王。”“魂王。”四声充满磁性的男子音在玉魂殿里此起彼伏。

“四大魂影师听令，你们随我一同立刻前往阑珊天，风鹰，你留下来料理魂元界的琐事，另外，你要好生照顾我的妻儿。”魂颜凤雷厉风行，寥寥数语已把魂元界整理得井然有序。

“是。”风影神色暗动，声音洪亮。

只见魂颜凤额头处六角蓝星蓝光闪烁，四大魂影师乱影舞动，“魂随我行，影随我心。天地恢恢，皆在吾手。阑珊归处，灯火重重。”空间顿时被撕裂一道缝隙，五个蓝色的光点瞬间蹿进裂缝里，如同白马过驹。

玉魂殿一下子变得冷清起来，风鹰久久地伫立在玉魂殿中，嘴角掠过一抹奇异的微笑。空气中一阵漩涡波动，一位身材窈窕，体态丰盈的女子诡谲地出现。女子身穿红色的轻纱，长腿洁白，巧臂微弯，长发飘逸，声音婀娜：“风鹰，该是你我履行使命的时候了。”

风鹰饱含深情的双眼直直地看着女子的双眼，他轻轻地将女子搂入怀中，温柔地呢喃道：“火雀，我答应你，如果这次成功了，我一定会和你重回琼楼玉阁。”

女子深深地依偎在男子的怀中，双眼湿润，自从他们叛逆琼王和玉女之后，便逃离玉琼界，颠沛流离，然后就莫名其妙地被黑洞风暴吹进魂元界，在魂元界他们乔装打扮，骗取魂王的信任，稳固了自己的地位，可是到现在她也搞不懂为什么自己的母亲和父亲不同意自己和风鹰待在一起，她自小和风鹰在一起长大，亲情浓于爱情，使得她与风鹰心心相印，寸步难离。可是，自她离开玉琼界也有一千年，她每日每夜地都在思念双亲。有几次她真的想离开，但是苦于找不到归去的通道，只好继续待在魂元界潜伏。直到风鹰发现“魂天斗”的存在，才产生了一丝希望。此刻她听见风鹰的许诺，心里顿时产生一股暖流。她轻柔地说道：“真的吗？风鹰。”

风鹰心里一阵柔软，他紧紧地搂住了火雀，在她的耳边轻轻地咬了一下，火雀舒服地呻吟了一下。风鹰轻声地说道：“现在魂王已不在魂元界，并且四大魂影师也随同前往，魂王把大权交给我，只要我从‘魂天洞’中取得魂天斗，那么我们就一定会穿越黑洞风暴，回到玉琼界。”“可是风鹰，这样你就会被我的父亲抓住，然后打入冥域。”火雀担心地说道。

“爱就要懂得牺牲，我爱你，这点牺牲又算得了什么呢？”话音刚落，风鹰就觉得自己嘴唇上传来一阵火热的柔软。他紧紧地搂住火雀，仿佛要将她融进自己的身体内，血液里，灵魂里。

“母亲，父亲到哪里去了？”少年眨了眨清澈的双眼。蓝瑶慈祥地看了看魂玉，用洁白的手抚摸着魂玉蓝色的长发，轻柔地说道：“玉儿呀，你父亲去了一个很遥远的地方，那里很美丽，也很安全。”少年突然挣脱了蓝瑶的怀抱，“你骗我！父亲去了一个很危险的地方。”魂玉的眼睛由黑转蓝，然后昏去。蓝瑶吓出了一身冷汗，她急忙扶起魂玉。

“玉儿，你这是怎么啦？你不要吓母亲，你醒醒，醒醒啊。”蓝瑶歇斯底里地叫喊着。

“母亲，我这是在哪里？”魂玉眼色转黑，恢复了正常。

“孩儿刚才只觉得眼前一黑，就看到父亲在与人交战，我喊父亲的名字，父亲却没听见。然后眼前又一黑，就听到母亲在叫我。”魂玉稚嫩的声音传进蓝瑶的耳朵里。

“孩儿，你没事就好。其实你父亲去了一个神秘的地方，我们这个世界的起源就在那里，那里最近要出现一件神物，名字叫‘阑珊古灯’，如果你的父亲获得了此灯，那么修炼的瓶颈就会很快突破。”蓝瑶回想起魂颜风临走前告诉自己的话。

“那父亲会不会很危险？”少年天真地问道。

“不会的，你父亲身边跟着四个非常厉害的高手。”蓝瑶安慰道。

“噢，真的很厉害吗？”少年将信未信地问道。

“真的很厉害，母亲不会骗你的。”蓝瑶温柔地笑道。

少年脸上露出烂漫的微笑，然后一下扑进蓝瑶柔软的怀抱中。

第二章 生死决战

魄流炎只觉得眼前灰蒙蒙的一片，像有一团浓重的雾气阻挡在眼前，四大魄将紧随在他的后边。

“四大魄将听令，此雾乃阑珊毒雾，倘若毒雾沾身，便会雾气侵体，焚身毁体，你们列阵，我施展禁法‘魄光裂气’。”话落，只见紫光一闪，魄流炎身体飘起，双手成十字架状，嘴中念叨着咒语“魄气归元，神光分裂；万魄归心，驱除万毒”，四大魄将已列好方位，他们身体上如同过电一般流动着不同的颜色，巨大的能量光柱聚合在一起幻化成了一个庞大的“魄”字，随着魄流炎咒语的念动，魄字升空，字体散发出耀眼的紫光。魄流炎大喝一声，魄字扩大到无限大，然后爆裂，裂成了一个紫色的光点，放眼望去，仿佛紫色的海洋在波涛涌动。紫色的光点蔓延处，雾气顿时消散，待到最后，呈现在眼前的竟是倾斜在半空中长长的阶梯，那阶梯非常奇特，竟是由雾气冻结而成，阶梯一直延伸到星光阑珊处，如同悬浮在空中的仙女的丝带。四大魄将直看得目瞪口呆，这么长的阶梯走到何时才是个尽头，并且在这个奇怪的世界里一切飞行都受到阻扰。四大魄将刚想御气飞行，就被一股吸力吸到阶梯上。

“四大魄将，不可急于求成，此梯只可行走，看似很长，实则假象，越是强行飞行，阶梯就会延长，到那时想走完这阶梯，简直是痴心妄想。”魄流炎对眼前的一切仿佛很熟悉一样，双手被后，衣衫飘扬，信步闲庭般行走起来。四大魄将模仿着魄流炎的模样也行走起来。

远远望去，五个长长的人影在慢慢地移动着。

空间诡异地扭动，五道人影渐渐地浮现，然而出现在魂颜凤和四大魂影师面前的竟是望不到边际的水，水的颜色是银白色，水面上飘着茫茫雪花，雪花在水面上刚好铺成一层时瞬间融化。一片雪花划着美丽的弧线落在魂颜凤宽大的手掌中，雪花立刻化成了水，空气中开始散发出皮肤的糊焦味，魂颜凤快速推动魂力抵挡住了水的腐蚀。

而魂影师却丝毫不受影响，雪花穿过他们的身体如同飘在透明的空气中。魂影师修炼的是“影术”，他们的身体是透明的存在，就像人的影子一样，任何物理的攻击对影子都是无济于事。

“魂归本心，魂光罩。”蓝色的光壁在魂颜凤的身体周围形成，魂颜凤单手支在胸前，五个手指尖处溢出蓝色的液体，液体气化，在魂颜凤的周围形成了能量罩。雪花弹在晶壁上，就被排斥，丝毫伤不到魂颜凤。

“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这就应该是‘六千强水’，这水有极大的吸附性和腐蚀性，即使我们御空而行，也难以提高速度，倘若被水吸进去，将会尸魂无存，永世不得超生。我们要掌控好魂力，不可浪费，步步为营，这水面看似望不到边，我想这应该是个假象。”魂颜凤将魂力化成心语传给了四大魂影师。

四大魂影师点头示意，继续缓缓前行。

魄流炎慢慢地行走着，长长的阶梯，在行走中不知不觉缩短，阶梯竟然凭空消失了，“嗯？”此处怎么可能有人，阶梯刚消失，魄流炎便觉得有人在附近。

魄流炎和四大魄将瞬间人影消失。

魂颜凤和四大魂影师艰难地走出了“六千强水”，他们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慢慢地落在黄褐色的地面上，然而地面上刹那间却出现一道巨大的裂痕，裂痕中紫光闪烁，一只庞大的手臂从裂痕中钻出，将五人死死缠住。

“魄束巨天臂，缚！”五道人影闪现，为首的身材高大，身披深紫色战袍，后面跟着四个身披不同颜色战袍的随从，正是隐藏在暗处的魄流炎等人。

“呵呵，好久不见，最近可好啊，魂大白痴。”魄流炎得意扬扬地笑道，语气中带着明显的挑衅。

“没想到你最近变弱了，这么不堪一击，你这个魂王宝座让我替你来坐应该比较合适。”

话到最后，杀气迸发，魄流炎双手一握，巨大的手臂开始攥紧。

“变弱的应该是你，魄大笨蛋。”魂颜凤苍凉得有些恐怖的声音在魄流炎耳畔响起。魂颜凤和四大魂影师在魄流炎身后突然出现，“魂裂爆！”魂颜凤右手五指合拢，魂力缠绕，犹若钢铁，上面闪着蓝色的光电，以攻为上，快速出击。

“什么？！你明明被我的束缚术缠住，不可能。”魄流炎有点不相信现实，他对自己的束缚术再自信不过了。

“不得不说，你的束缚术确实很厉害，不过，你这个超级大笨蛋，你的脑子也太低级了，你是不是刚从娘胎里出来啊？！”魂颜凤嘲讽道，“从一开始，我就察觉到你们在附近隐身，所以就上演了这场好戏，刚才那不过是一个分身而已。”

魄流炎瞬移闪开魂颜凤的电拳，细小而又尖刻的声音如同针尖般刺进人的耳朵：“魄大白痴，你可知道这些年我一直想和你决一死战，今天终于碰到你了，你可不要让我失望。接下来，才是真正的战斗，不要总是把智商高作为战胜对方的借口，这会让你吃亏的。四大魄将，你们去寻找渴望已久的对手吧，让那些自以为是的智商狂在战斗狂面前颤抖吧。”话落，四大魄将向四大魂影师击去。

“魄化！”一股暗紫色的能量团自魄流炎的胸口开始蔓延，能量浓得如同固体般，然后慢慢熔化为液体，液体渗进皮肤中开始散发出乳白色的光芒，将魄流炎照得通体透明，全身的血管、关节、器官变得清晰可见，液体围绕着血管流转一周，开始停止。魄流炎的身体竟然开始生长起来，先是双手和双腿扩大，紧接着紫色的头发慢慢地伸长，眼睛的颜色转成深紫色；紫色的战袍融化，紫色的云雾覆盖在魄流炎的身体上，云雾消散，出现在魄流炎身体上的是紫色的铠甲。仔细瞧去，此时的魄流炎仿佛一尊惊天战神。

“魄体！”随着魂颜凤的一声闷喝，他的身体开始慢慢地分裂，像缓缓打开的两扇门，一分为二，分裂开的肢体又开始粉碎，到最后变成了蓝色的尘埃，尘埃汇聚在一起，形成一个巨大的蓝色球体，球体在空中悬浮着。

“故弄玄虚。”魄流炎不屑地道。

“看我破你魄体。天乾地坤，魄法裂掌。”紫色的血液在魄流炎的手中沁出，右手手心浮现一个“乾”字，左手手心浮现一个“坤”字，双手并合，紫色的光影手掌幻化而出，拍向不断旋转着的蓝色的球体。“噼里啪啦”，蓝色的球体表面开始出现一道一道的裂痕，那蜿蜒的裂痕竟然组成一个“魄”字，从裂痕中乍然散发出刺目的蓝光，那蓝光极其寒冷，所到之处连空气都被冻成一片蓝色的冰晶。魄流炎刚刚拍出的光影手掌被定格在空中，动弹不得。

从渐渐变弱的蓝光中慢慢走出一个少年的身影，那少年的长相和魂颜凤极其地相似，只是皮肤光滑柔嫩。

魄流炎看着从蓝光中走出的少年，一脸惊愕。他玩味地笑了笑，向虚空中跨去，虚空中顿时留下一串紫色的脚印，虚空中被冻印下的紫色脚印每个相距几千米，魄流炎的脚步一直往少年的方向迈去。从少年出现的那一刻，他的灵魂仿佛被震慑住了，被一股神奇的引力束缚着身体，不断向少年靠近，由于魄化后的魄流炎身体庞大，在行动的过程中不免带起一阵一阵的烈风，烈风硬是将交战中的四大魄将和四大魂影师的招式给吹破了。

少年浑身闪烁起蓝光，飞速地从魄流炎身体中穿过，然后恢复了原状，嘴角挂着一丝胜利之后的微笑。

魄流炎的身体被魂颜凤穿过之后，开始慢慢地缩小，最后恢复如初，只是嘴角残留着一丝紫血。

魄流炎眼中此时闪过一丝惊讶并夹杂着凶狠：“这是什么招数？”

“哈哈，魄大笨蛋，我这是回魂引心术，纵使你魄化之后的体质再强大，但灵魂的游动终究逃不脱我魂术的枷锁。”魂颜凤的言语中充满了狂妄。

“可恶，魄大白痴，你别高兴得太早。秘法，天干地支轮回转，魄斩魂灭。”话落，魄流

炎的身体变得扑朔迷离起来，直到最后如水一般透明，空间中越来越看不清魄流炎的身体，但取而代之的是一柄横贯天际的巨大刀影，刀身上紫光涌动，带着浩然之势向魂颜凤劈去，空气中霎时传来如同薄纸被刀片切割的声响，那情景有排山倒海之势。

魂颜凤瞳孔紧缩，仿佛感到末日来临，心想：魄流炎要动真格的了，看来必须动那招了。

只见魂颜凤双目紧闭，似乎在酝酿着力量，突然间双目张开，嘴中念叨着：“魂脉洞穿，阴阳归真，天罡八卦眼。”然后，两道蓝色的光柱自魂颜凤双目中激出，光柱在空中汇融成一道更大的光柱，与魄流炎的刀影碰撞在一起，惊天的巨响霎时响起，十道身影在空中向两边抛起。在十道身影抛起的同时，空间中突然间浮现一圈圈的红色电网，电网将十人死死缠住，远远地望去，就像是被包裹住的茧一般。

一声仿佛来自天堂般的女子声音在空间中诡异地响起：“是谁在打扰本神的休息，好不容易做了一场美梦，竟然让几个小崽子给打扰了。”空间中显现出一位老妪的形象，那老妪眉发皆白，但眼神仿佛能够洞穿一切，使人不敢与其对视，她的声音仍然清澈悦耳，只是被打上了岁月的苍凉，如果只是听其声音，会使人误认为是妙龄少女。此时，只见她懒散地张开了眼睛，打量了一下被电网缠绕住的魂颜凤和魄流炎等人，然后又闭上了眼睛。

“你是谁？”魂颜凤和魄流炎异口同声地问道。

“呵呵，你们这些无名小辈，听好了，本神乃阑珊古灯守护者阑珊女神，等待有缘人来。我看你们刚来到这里就互相争斗不息，十有八九与阑珊古灯无缘了。”阑珊女神的声音突然间变得深沉起来，从中透露出不容亵渎的威严。

“阑珊古灯！”魂颜凤和魄流炎脸上同时闪现一抹狂喜。

“我一定是阑珊古灯的不二人选。”两人相互对视了一眼，杀机涌动。

“你们不要争了，阑珊古灯只青睐那些无欲无念超脱沧海之人，此灯是用来躲灾避难渡众生的，而你们的举动已证明了一切。”阑珊女神慈祥的面容中暗含一股坚定。

魂颜凤和魄流炎同时陷入了绝望，他们费尽心机，劳顿周折，到最后得到的答案竟是拷问良心。他们朝思暮想得到阑珊古灯，便可获得强大的力量，看来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

“好了，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吧。”阑珊女神身影一转，蓦然回首，空间碎裂，黑洞风暴卷起，风暴带起十人砸向空间深处，消失不见。

下一刻，魂颜凤和魄流炎等人已回到各自的归处，纵然他们心有不甘，但阑珊女神的话语让他们醍醐灌顶，从此打消了夺取阑珊古灯的想法。

魂颜凤疲惫地坐在王座上，一言不发。

四大魂影师虚幻的身形在半空中飘着，像四片鹅毛般轻柔。

突然间，魂颜凤手上的幻影戒闪烁出一道蓝光，蓝光旋转了一圈，呈现出一幅场景：在四面岩石遍布的洞中，一男一女在试探性地行走着。看着幻影戒幻化出的场景，魂颜凤阴魅地一笑。

“四大魂影师，你们留在原地，阑珊古灯的事等我回来之后再作商议。”说完，身影一闪，王座上只剩下空气的波动。

“好久不见啊，我的爱将，风鹰和颜奴你们擅闯魂天洞，意在何处，没想到你俩竟然背叛我，究竟为何？”魂颜凤言语中充满了气愤。

“什么，魂王，你……你不是和魂影师去阑珊古天与魄流炎争夺阑珊古灯去了吗？”风鹰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火雀胆怯地靠近风鹰，眼中充满了恐惧。

“我去阑珊古天只不过是引狼入室，从你俩刚进入魂元界，我就开始怀疑你们，因为你们身上流动的根本不是魂血，也不是魄血，我很好奇，决定培养一番，后来风鹰你在与魄胆界的作战中屡建奇功，我便决定暂时试用一下你。但是，自从颜奴服侍蓝瑶以来，你们就行迹可疑。所以，在我去往阑珊古天之时便留下了一道分身在此处。果然，叛徒终会露出马脚，你们隐藏得再深也逃避不过我的一双慧眼。”魂颜凤意味深长地解释道。

“另外，我去阑珊古天并不是去和魄流炎争夺阑珊古灯，在此之前我已经去过阑珊古天，此去不过是想和魄流炎较量一下，摸一下魄流炎的实力。”

“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得到魂天斗，为了完成火雀的心愿，我可以牺牲一切！”风鹰语气坚定，说话时攥紧了拳头。

“火雀？！原来你的真名不是颜奴，为了取得我的信任，你们倒是费了不少心机啊。”魂颜凤戏谑地讽刺的同时，右手中的蓝色能量团缓缓汇聚，随着能量的暴增，虚空中顿时荡漾起层层蓝色涟漪。

“风火双重天！”风鹰和火雀见状，立刻双手对并，一道粉色屏障向魂颜凤的残影盖去。

“魂脉一指，形体散。”魂颜凤喝唱间，伸出食指，一根蓝色的细线从指尖弹出，可是，细线刚碰到屏障就开始融化了。

“这是什么力量，这不属于魂元界的力量。”魂颜凤仿佛看到了恐怖的场景。

“魂王，试炼之途，因力量不同，实力也相差悬殊。我这力量是源自玉琼界的界灵之体，一千年才汇聚一粒蚀种，蚀种暗含强烈的腐蚀力，拥有蚀力者发动力量时，蚀种自丹田散发蚀力，弥漫经脉，整个人就变成能够腐蚀一切的特殊体质。”风鹰的声音如同铁锤敲打钢铁般掷地有声。

风鹰身影晃动，虚空中出现一帘小型瀑布，魂颜凤的身体被瀑布淹没，身体开始慢慢地腐蚀。风鹰手一挥，瀑布消失，魂颜凤的分身也随之消失。

风鹰牵起火雀柔嫩的手，继续向魂天洞深处走去，轻轻的脚步声在洞中回荡着，火雀侧过头看着风鹰英俊的侧脸，心中涌起暖暖的浓浓的爱意，如同一朵深夜里绽放的夜来香展现着独特的美丽。从她与风鹰相遇的那一刻，火雀就认定了风鹰是她生命中独一无二的人，那种感觉此刻是那么熟悉，那么温馨，那么柔和。就在玉琼花园的一隅，蜷缩着一位衣衫褴褛的少年，少年的眼神孤独冷漠，一位身着轻罗衣衫的少女在花园中像平常一样舞着曼妙的身姿，花瓣随着少女的衣裙翻转，少年看着少女美妙的舞姿，仿佛看到一道熟悉而又慈祥的身影，眼角渐渐溢出一颗清澈的泪珠。

少女忘情地跳着舞，舞姿的华美娇艳在她的双脚下被演绎得美轮美奂，不知何时少女感到一道异样的目光注视着自己，她停了下来，转过身，就在那一刻，少女怔在了原地，身上如同过了一道闪电，她感觉时光停滞在原地，她从少年清瘦的身体上仿佛看到了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良久，她轻轻地向少年走去，步伐轻盈而灵巧，一簇花瓣在少女的背后随之飘起。

洞中格外的安静，只听见或重或轻的喘息声和轻轻的脚步声。

火雀向风鹰身上靠了靠，风鹰更加攥紧了火雀的手。

风鹰牵着火雀的手向一扇洞门慢慢地靠近，半晌过后，他们来到了洞门前，洞门上三个大字在黑夜中闪烁着蓝光，“魂天斗”。字体赫然映入风鹰的眼帘，风鹰从黑暗中伸出修长的手指渐渐地向洞门接近，手指就在刚要接触洞门时，洞门上传来一阵震动，一道垂直的缝隙渐渐拉大，长长的门影和两道相差无几的人影在洞中慢慢延长。突然间蓝光一闪，风鹰和火雀只感觉到一股巨大的吸力撕扯着自己的身躯，然后眼前变得一团迷糊，下一刻，他们已经静静地伫立在蓝色的水池上。在水池的正前方卧着一方巨石，巨石上一柄月牙状的蓝色弯弓在水池中旋转着，蓝色弯弓闪烁着若隐若现的蓝光。

弯弓上刻着三个醒目的大字“魂天斗”，字体在水的反射下倒映在洞中的石壁上，因此整个洞中弥漫着微弱的蓝光。

风鹰和火雀眼中同时闪过一抹惊喜，风鹰踏着水面急不可待地向魂天斗奔去，水面上顿时溅起蓝色的水花。风鹰刚靠近魂天斗，就被一股莫名的弹力弹飞，风鹰在洞中划起长长的弧线，然后倒在火雀柔软的怀抱中，并一起被抛起，撞在了洞中的石壁上，“咣当”一声响起，两人重重地摔在坚硬的石面上。

风鹰胸口顿时袭来一阵剧痛，他艰难地站起，并扶起火雀，火雀的身体已变得瘫软不堪。

“你没事吧。”风鹰担心的声音中透出一丝温柔。

“我还好，风鹰，拿取魂天斗要紧。”火雀强忍住疼痛，笑了一笑，她不想让风鹰担心，风鹰已经为自己做了太多太多。

“这魂天斗不可强取，有秘法保护。”风鹰仔细地分析道。

“年轻人分析的不错。”一道苍老的声音悠然响起。

“嗯。”风鹰惊讶地向四周望了望，除了火雀，没有任何人。

“不要找了，年轻人，我就在你的眼前。”苍老的声音又响起。

“难道是魂天斗？”风鹰难以置信地道。他禁不住地向魂天斗望去，只见，魂天斗所在之处卷起滔天的巨浪，一位老人从浪花中踱步而出，老人身着一身蓝色的单衣，一头蓝色的长发一直垂到地上，手指干枯，皮肤粗糙，但是两眼射出炯炯的精光，仿佛参透了宇宙的奥妙。

从老人出现的一刻，风鹰和火雀的灵魂仿佛被掳走了一般，不受自己的控制，风鹰在单独面对魂王时，也没有感觉到如此恐怖，可见眼前的老人非同寻常，风鹰和火雀感觉到死亡的气息。但风鹰并没恐惧，为了完成心爱之人的夙愿，再大的风险，他也会勇往直前。

“呵呵，年轻人，心性不错，敢爱敢当，本神很欣赏你的个性。”老人笑如鬼魅。

“不过，你们想盗取魂天斗，可没有那么容易，我跟你打一场赌怎么样，如果你赢了，魂天斗就是你的，如果你输了，这里将成为你们美好爱情的坟墓。”老人玩味地道。

“好。”风鹰斩钉截铁地道。

“爽快，你们既然如此深爱，那么是否经得住爱情的考验呢？”说话间，老人伸出干枯的手指向虚空中一点，一道蓝光从指间弹出。蓝光在洞中打了几个圈钻进风鹰的眉间。风鹰的身体一阵战栗，风鹰感觉到眼前一片眩晕，越来越看不清火雀的身影，一种奇怪的力量开始侵蚀他的肉体、精神、灵魂，风鹰用手指猛烈地抓着胸膛，一道又一道的血痕开始出现。此时的风鹰完全变了一个人一般，两眼发绿，呲牙咧嘴，模样极其痛苦，紧接着风鹰霍地站起，抬起手掌向火雀美丽的脸颊上拍去，火雀刹那间被巨大的力量扇飞。

“哈哈哈哈哈。相互深爱的人变成了仇人，痛快痛快。”老人近乎疯狂地笑起来。

“年轻人，你输了，准备受死吧，让你们可悲的爱情在这里化为尘埃吧。”老人化指为掌，猛然向风鹰推去，一股浩然之力顷刻向风鹰袭去。

“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如此对你，你竟然愿意为他受死，女子，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不知何时，一道倩影已挡在风鹰身前。

第三章 诉说恩怨

“因为，因为我爱他，从在玉琼花园相见的那一刻我就认定了风鹰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柔滑的长发顺着火雀的耳间在掌力的催动下肆意地卷动着，胸前的一处衣衫已被老人恐怖的掌力粉碎，露出洁白的皮肤，皮肤中金色的血液汹涌而出，但她的声音听起来依然那么执着，依然那么坚韧，依然那么有力。

“玉琼花园，难道你们是从玉琼界过来的人，呵呵，本神今天真是大开眼界，竟然遇到了那个老家伙的人。”火雀的话语仿佛将老人带回了幽幽的岁月深处，一道被时光湮没已久的尘痕在老人的心中慢慢展开。

“前辈，难道你见过我的母亲——玉女吗？”火雀从老人深深的表情中觉察到异样，不禁好奇地问道。

老人沉默了很久，开口说道：“那是十万年前的事了，刚开始我不过是黑洞裁判神蚩宏手下的一名小卒，凡是跟从黑洞裁判神——蚩宏的人都必须誓奉‘誓死效忠裁判神，誓死服从裁判神’的信念，如有违背者，就会得到蚩宏的惩罚，下场便是死。由于我在跟从蚩宏扫荡宇宙众多黑洞的时候立下赫赫战功，很快我被黑洞裁判神晋升为三大执法主脑之一，但是，由于黑洞裁判神的女儿幽静灵女深深地爱上了我，便遭到黑洞裁判神的强力反对，幽静灵女死死坚持，她宁愿受到黑洞裁判神的惩罚，也不愿意放弃对我的爱情，父女两人便陷入了长期的冷战，我也被蚩宏罢去执法主脑的要职，情不得已之下幽静灵女决定和我一起逃离。我和幽静灵女的消息不幸被另外两大执法主脑影神和魄神泄露给黑洞裁判神，黑洞裁判神极其愤怒，他立刻下令影神和魄神开始疯狂地追杀。我和幽静灵女借着魂天斗一路穿梭到玉琼界，但影神和魄神穷追不舍，他们率领着千万裁判军浩浩荡荡地追杀到玉琼界。当时的玉琼界被更强大的黑洞裁判神幻天管辖，当时的琼王被我狼狈逃窜的模样惊呆，待我将事情的原委娓娓道来，琼王决定帮我一把，琼王传了一道密令给幻无极，幻无极派出了幻术军团助阵，由玉女、青淑、晶碎、静夜、白光五大女神将率领，两大军团之间展开了亘古未见的惊天大战。这一战令空间焚灭、界体破碎、黑洞泯灭、乾坤动荡、宇宙摇晃，大战持续了三万年之久，到最后幻无极和蚩宏两大黑洞裁判神也加入到大战中，蚩宏不是幻无极的对手，便以自己生命的灵魂祭奠宇宙裂痕，引来暴劫，决定与幻无极同归于尽。这一下惊动了宇宙中的最高主宰之神杨天骄，杨天骄运用无上圣法神光愈合，修补了宇宙裂缝，才摆脱了这场宇宙浩劫。杨天骄决定让两方停战和协，以换宇宙平静。但蚩宏提出的条件是：将幽静灵女作为人质交换。幻无极迫于主宰之神的威严也只好服从。就这样，我眼睁睁地望着幽静灵女被蚩宏带走，然后被蚩宏一掌打到胸口，那一刻，我望着幽静灵女无辜的眼神，直到望见她魂飞烟灭，我的心彻底地绝望，我的世界彻底地毁灭，我的心中只剩下仇恨和无奈。为了减轻我的痛苦，琼王施展幻天神术臆造幽静灵女依然存在的梦境。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靠梦境来回忆幽静灵女的一举一动，但我知道现实中的幽静灵女已经不存在了，即使这样我仍然想借此来弥补对她的愧疚和自责。”话至此处，老人已经泣不成声，全身颤抖。

听完老人讲的故事，火雀似乎明白了一些老人刚才的举动，体会到了老人内心真正的痛苦，她和风鹰的爱情又何尝不是，她和风鹰的爱情受到玉女和琼王的强烈阻挠，所以他们也一直在逃离中维持着苟延残喘的爱情。想到此处，她的内心如同刀绞般发痛，渐渐地，她的眼角流出了两行清泪。

“我欠琼王一个人情，你们既然寻到此处，是上苍眷睐，缘分未尽，除了要将魂天斗赠送给你们，我还要送给你们一件信物。”老人已经恢复了平静，脸色祥和。蓝光闪烁，老人化身为月牙状的魂天斗，洞中闪过两道流光，月牙状的魂天斗已缩小，挂在了火雀的脖间，火雀身上的伤痛瞬间恢复，胸口间的衣衫也开始自动修补起来，瞬间，火雀焕然一新，出脱得更加美丽超凡；另一道流光绕着风鹰的身体上下许久，然后停在了风鹰的脖间，一块六星玉佩出现，玉佩滋润着风鹰的身体，风鹰缓缓地从昏迷中睁开惺忪的双眼。紧接着，一道意念

传入火雀的脑间：“魂天斗具有夺天和越化功能，只有将其意念压服，便可以随心而动，这魂天斗其实是我生前的一道气息，现在它属于你了，没想到我在临终之前终于了了一桩心愿，快哉，痛哉，壮哉，幽静灵女，我要随你而去了，等着我。”苍老的声音慢慢地消失了。

“这是哪里？”风鹰柔弱的声音在洞中轻轻地响起。风鹰刚醒来，就迷迷糊糊地看见火雀两眼深情地望着自己，暗波流动，火雀听完老人一番深切地讲述后，更加懂得珍惜自己眼前所拥有的爱情。

感受到火雀目光的炽热，风鹰脸上泛出一片红晕，像一片朝霞映照在脸上。两人相视许久后，慢慢地拥抱在一起，幸福的泪水夺眶而出。

魂天洞外，空间诡异地扭曲，一位身披蓝色战袍的高大男子的身影出现。

魂颜凤心中一紧，瞳孔缩小，他觉察到魂元界的震界之剑——冰魂剑还在沉睡之中，心中暗想：看来，我低估了他们的实力。魂颜凤向四周望去，没有发现一丝痕迹，但是，鼻子嗅到一股清淡的暗香。

“这是迷魂乱影香的香味！这不是一直由蓝瑶保管吗？”迷魂乱影香是蓝瑶秘制的一种隐秘踪迹的药品，就是冰魂剑也难以觉察到，魂颜凤猛然间茅塞顿开。

说完，魂颜凤身影一闪，已经出现在魂天斗所在的洞中。

洞中的蓝色池水平静得如同一面镜子，石壁上两道交错深陷的人印映入眼帘。在蓝色水池正前方的一方巨石上飘着两个圆形的水球，水球散发出丝丝的蓝色光线，而魂天斗已不知踪影，魂颜凤心中猛一咯噔。

他伸出手指触向水球，水珠弹开，两本古色古香的书籍出现在手中，魂颜凤好奇地掀开书页，一串优雅悦耳的音符自扉页间飘出；他又掀开另一本书的书页，一股清凉悠远的气息扑面而来。

“这是魂绝和五千梵琴谱！”魂颜凤顿时睁大了眼睛。

“魂绝”乃是魂元界的开拓之祖魂天修炼到大乘之境——黑洞之境的一本秘籍。魂元界之人修炼的是魂术，魂术修炼之途分为：三等。

第一等级为初级，即是术境，从小到大分为：凡尘术、聚尘术、破尘术、无尘术。

第二等级为中级，即是化境，从低到高分为：羽化境、幻化境、净化境。

第三等级为高级，《魂史》记载的只有黑洞境，魂元界至今只有一个人达到，即是魂寂祖师。

魂颜凤已经在净化境停留了五千多年，纵使魂力极其雄厚，但境界一直停滞不前。如果有至高等级的修炼境界的秘籍，可以说魂颜凤便可以在短暂时间里突破净化境，一举达到黑洞境，到那时，魂颜凤便可以成为震动黑洞的真正强者，与魂寂祖师比肩。

而《五千梵琴谱》蕴涵绝妙琴法，适合女子修炼，琴法以音攻击，力量柔和却又霸道。《五千梵琴谱》共有五大招：一千梵琴音如水、两千梵琴音似火、三千梵琴动魂魄、四千梵琴破乾坤、五千梵琴洞苍寥。一招强过一招，只有琴艺精湛的女子日日抚琴、夜夜练功，方可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魂颜凤手拿两本秘籍，欣喜若狂，如获至宝，收入囊中。虽然魂天斗已不知踪影，但是祸之福之所倚，魂颜凤幸运地得到了两本秘籍。

一位全身被深紫色单衣包裹住的少年慢慢地行走在漆黑得无边无际的森林里，黑色的枯叶像蝙蝠般在少年的周围飘舞，在紫色衣服的衬托下，黑色的枯叶在一米范围内还清晰可见，但一米开外全部如同黑夜，伸手不见五指，极其阴森，极其恐怖，极其低沉。

少年脸上蒙着白色的纱罩，透过纱罩可以朦胧地看见少年那樱桃般的嘴唇和高高的鼻梁，而少年那双如深潭般宁静夹杂着一丝似古岳般淡定的眼睛时刻注意着周围的一切，耳朵偶尔耸起，捕索着周围一切细微的动静。

少年细碎的脚步声混着微微的喘息声在林中轻轻地回响着，不知何时，只听见“嘞”的

一声响起，少年如同撞在了钢铁上一般，额头处顿时传来一阵强烈的疼痛。少年蹲坐在潮湿的地面上，双手轻轻地揉着疼痛的地方，心中暗自抱怨道：“这‘黑魄之林’到底是什么鬼地方，黑乎乎的一片，根本无法前行，难怪被称为‘魄胆界禁域’。哎!!! 只怪我当时没听飞帘的劝告，趁六个老不朽打盹的时候逃出，我这真是作茧自缚，果果，你现在怎么样了，为了我的修炼，只好委屈你了。”

正在飞烟犹豫不决准备放弃的时候，一道威严的身影闪现在脑海中：“烟儿，为父现在传授给你《天魄心法》，从此以后，你要好生修炼，只有从苍寥黑洞中不断地吸收魄气，不断地强化自己，不断地磨炼自己，才能成为真正的强人！”飞烟回想起父亲离别时对自己说的话，心中顿时燃起一股勇气之火。他将手伸入怀中，取出红褐色封面的秘笈，翻开书页，一行行文字在黑夜里闪烁着紫光：“魄体修炼一途，先在练体，后在心法，两者同时进行，相辅相成，便可突飞猛进。”

“奇怪，这本书平常的时候里面的内容是一片空白，现在怎么出现文字了？”飞烟心中疑惑起来。

飞烟翻到第二页，第二页空无一字，只有第一页在此时闪烁着紫光。飞烟猛然间仿佛明白了些什么，索兴盘腿而坐，双眼闭合，嘴中默念书中第一页的心法：“阴阳接而生万物，乾坤动而成宇宙；世界一切皆尘埃，小埃如粒落尘心；洗体炼骨是本道，历经磨炼是归途。”

飞烟觉得自己的身体渐渐地透明起来，一股浓郁的凉气自脑顶处的百会穴兵分两路，一股顺其正面而过，恰似流动的溪水缓缓地流到鼻子下的人中穴，顺势而下穿过脖颈，流到胸口的天突穴、紫宫穴、鸠尾穴，然后凉气穿四满穴而过，在小腹处的气海穴汇聚旋转；另外一股凉气顺其背面而过，犹如下山的猛虎强力地穿过后脑勺的风府穴，再如奔腾的骏马到达脊椎处的神道穴、至阳穴、命门穴，最后与气海处的一股柔和的凉气交叉汇聚。当两道凉气汇聚之后，一柔一刚，刚柔兼济，在气海处颤抖起来，像在圆盘上蹦跳的弹珠一般，有着和谐的韵律。飞烟的身体表面开始沁出一滴一滴的汗珠，深紫色的衣衫慢慢地变得湿润起来。良久，飞烟慢慢地睁开了眼睛，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气后，觉得酣畅淋漓，他惊奇地发现自己的视力变得异常的清晰，原来只能看到一米范围内的东西，现在能看到大约十米范围内的东西，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油然而生；并且，听力也变得异常尖锐灵敏，从刚进入“黑魄之林”就觉得听力一片模糊，准确地说，刚才只能听到一米范围内黑色枯叶的细微的落地声，现在能听到十米范围内树枝间树叶摇曳的晃动声和风吹动树叶的稀里哗啦的声音。

飞烟突然间明白了父亲的一番话语和《天魄心法》的妙处所在。

他抬头看去，吓了一跳，自己竟然蹲坐在黑色树根的交叉处的乱石处，自己的额头刚才碰到的是一根碗口粗的树根，上面还残留着紫色的额印，树根翘起成弓形，绕树一周，像一个巨大的黑碗扣在了地面上，透过树根的缝隙，飞烟发现里面极其宽广，足够容下一百多号人。视线往上挪去，树身上布满了龟裂的树皮和道道交叉纵横的风痕，从风痕里流出浓浓的黑色的液体，那些黑色的液体顺着树干流下，到下面后顺着盘列交错的树根分成若干，液体一直流到树根插入的石面处，奇异的是被黑色液体黏着的树根似乎在慢慢地成长，慢慢地变长，慢慢地变粗。飞烟继续往上望去，视野范围内仍没有看到树梢，可见眼前的这棵树年代已久。飞烟用中指蘸了蘸黑色的液体，放在鼻尖嗅了一嗅，有青草般淡淡的香味掺和着牛奶的鲜腥味。不知不觉间，黑色的液体已从指间沁入皮肤，然后慢慢扩散，飞烟感觉自己的中指变得沉重起来。他连忙催动魄气，将黑色的液体阻止在了中指下处的劳宫穴。但飞烟的中指慢慢地衍化成了黑色的树枝，非常丑陋，任凭他如何催动魄气，都被黑色的液体弹回经脉中，然后回转到气海中。

正当飞烟费劲地想用魄气将黑色的液体逼出体外时，耳畔隐隐约约传来少女歇斯底里的叫喊声和衣衫被撕扯的声音：“不要，你们想干什么，救命啊，救——救救救——救命！”少女的声音变得哽咽起来。

飞烟迅速翻身而起，躲过树根，向声源处奔去。由于他修炼过《天魄心法》的第一页，现在的身体轻捷如燕，奔跑起来快捷如鹰。他敏捷地跃过一根根粗大的树根，“吃一堑，长一智”，这一次，飞烟没有让任何黑色的液体沾到自己的身体。飞烟越来越靠近声源处，他模糊地看见，黑暗中一胖一瘦的人影在骚动着。由于飞烟速度奇快，人影慢慢地呈现在视野里，只见两人：一个体瘦如猴，尖嘴猴腮，双眼眯成一条线，色迷迷地看着躺在石地上的少女魅力四射的胴体；一个体胖如球，圆脸斜眼，手臂粗大，他双手按着少女的双手，喉结滚动。但那少女力量极其强大，她眼中暗含泪花，用力地扭动身躯，胖子差点被甩开。那瘦人嘴中流着口水，双手用力地撕扯着少女的上衣，少女的双峰微凸，皮肤洁白如雪，瘦人双眼火热、馋涎欲滴，正当他准备用手触向少女的处子之身时，飞烟手中飞起一颗石子打在了瘦人的手指上，瘦人的手指顿时被弹开。

“谁在此处放肆，搅了本爷的兴致，让他不得好死。”瘦人勃然大怒道。

“是吗？”飞烟不屑的语气自嘴而出，同时飞起一脚向瘦人踢去。

那瘦人身形矫健，灵妙地躲开飞烟的攻击。左手化拳为掌，蓄势待发。

“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个毛头小子，毛还没长全，就想当英雄。既然你这么喜欢当英雄，那我就成全你，然后再好好享用女子，死在本爷的手下，算你的荣幸。”瘦人言语恶劣，暗藏杀机。

“想得美！”飞烟伸出被黑色液体染化过的中指，嘴中大喝，“魄法，小埃一重指！”向瘦人点去。

“不自量力，魄法才修到小埃境就开始狂傲，本爷就让你领受一下真正的魄法。”“魄法，无埃流影掌。”说话间，瘦人蓄势已久的手掌如同潜蛇出洞般向少年击去，一抹笑容同时挂在瘦人的嘴角。然而，就在他的手掌触到飞烟枯树枝般的黑指时，之前脸上挂着的一抹笑容慢慢地僵硬下来。

因为飞烟的中指中的黑色液体“唰”地一下蹿进了瘦人的手掌中，那黑色的液体仿佛饥渴的野狼般侵蚀着瘦人的血肉，同化着瘦人的经脉，占领着瘦人的穴位。瘦人见状，挥起另一只手掌，忍痛割爱地向黑化中的手臂砍去，随即大喊：“胖图，快走，此处不宜久留，这个小子非同寻常。”

胖人立刻放开挣扎中的少女，一头钻进乱石中，远遁而走，瘦人也一跳一跳地窜进树林深处，像一只残疾的螳螂，模样极其狼狈。

飞烟看着自己的中指，之前奋力逼出却逼不出的黑色液体竟然奇迹般地消失了，他回忆起刚才的情景，以瘦人的掌力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几个自己推飞，但自己中指的黑色液体像寻找到母体似的，疯狂地向瘦人掠去，仿佛拥有灵性一般。难道这液体能够辨别魄力的强弱？

飞烟暂时放开自己的想法，回转过身，向少女望去。

少女已整理好衣衫，只是破破碎碎的，勉强遮掩住身躯，她眼神中此时仍然残留着浓烈的惊恐和愤恨。

飞烟缓缓走上前去，温婉地笑道：“姑娘，你没事吧！”

“嗯，我没事。谢谢你！”少女颤抖的声音中暗含感激。

“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飞烟看见少女回缓了些许，柔柔地问道。

“我是西虹美。”少女轻盈地回答道。

“西——虹——美，很好听的名字。”飞烟开口赞扬道。

“你呢，为什么要蒙着纱罩呢？”少女深深地看了少年一眼，好奇地问道。

“我是飞烟。”说话间，飞烟摘下面罩，在这时，少女的脸颊上顿时泛出一片红晕，她从来没有见过如此英俊的面孔，并且是如此近距离地相视，本来刚刚平复下来的情绪一下子又燃烧起来，心咚咚地直跳，一种异样的感觉从身体深处的角落里萌芽而生。

“说来话长，我一直都没有自由的，为了摆脱那六个老头的束缚，我就想出了这一招，